

礼品、催促与推托：文徵明信札的一个侧面

薛龙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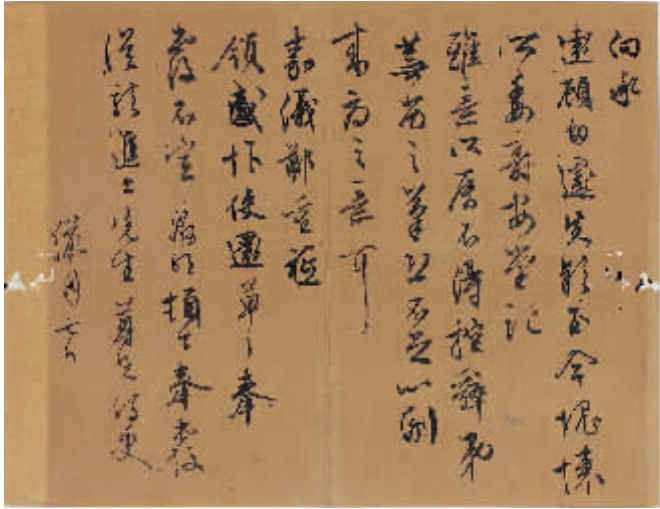
文氏家族所提供的各种文化产品,直接收受银钱的毕竟是少数。从大量的文徵明家族的书札来看,他们的文化应酬获得收益的方式,应该与以丹青糊口的职业画家(包括匠人)有很大不同。除非大批量的订制,或者是费时极多的大制作,一般应酬请索的报酬以礼物与服务为多。

在16世纪中叶的吴门,文徵明无疑是最为繁忙的艺术家。他的文化应酬除了书画订制,还有纪念性诗文、书碑、法帖钩摹,以及书画、刻帖的鉴定等等。文徵明如何从中获得收益,他是否向对方收钱?在讨论这一类问题时,高居翰虽承认人们获得画作的方式不一,但文人画家在接受报酬的方式上与职业画家似没有明显的区别,他甚至引了一条不见出处的逸闻,说明代职业画家习惯于在自己的画室中悬挂润格。而柯律格虽也倾向于将各种形式的绘画一律看成是可能交换的物品,但他将之区分为“因某个赞助人订购而完成(交付后获取报酬)”,或是“作为文人之间某些不那么可见的社会应酬的一部分而创作”。

从明人书札看来,付钱并不新奇,无论是诗文还是书画。即使是文人之间代为求文,也有送钱例子,只不过可能没有实际价格高,如周天球在一封信中请人作“长洲公文”——很可能是与当时长洲县地方官有关的寿文或是传记,为此他付出了“五星”的代价引意。文徵明作文也有收钱例子,如华云委托他为无锡秦夔的寿安堂作记,文在答书中说:“所委《寿安堂记》,雅意所属,不得控辞,弟茆劣之笔,恐不足副来辱之意耳。嘉仪郑重祗领,感忭。”(图一)这里提到的“嘉仪”(或厚仪)就是银钱的雅称。类似的例子见于文徵明写给一个姓名不详的友人:“承以胡令君宠命,俾书《练庄碑文》,区区恶札,陋劣不足以副雅属,惟是远意郑

重,不敢控辞,强勉执笔,深用愧悚。而濡润盛仪,遽拜嘉贶,无缘引却,独有惭感而已。”措辞与前札几乎雷同,因答应为《练庄碑》书丹,文徵明接受了“濡润盛仪”,亦即润笔。再有一例,是文徵明接受长洲之县祖某的委托,因“拜多仪之辱”,故“所委拙书,敢不竭弩钝以副盛意”。

文氏与嘉兴项氏打交道,大多收钱,如文徵明为书《北山移文》并二绫轴,收了对方的糕果与嘉币;文嘉《与项元汴》则说:“承手书远寄,兼以果饼及润笔五星,俱已登领。四扇如命写去。”而在写给一位武溪老兄的信中,文彭自报家门:“画价一两五钱,字价一两□□。”在另一封信中又说:“承惠多仪,不胜感感。但二扇欠精,如何如何?”显然是收了



图一:文徵明致华云札

钱,所以总要谦虚一番。可惜的是,这里提及具体价格的字画到底是谁的,我们并不清楚。但是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不收钱的例子,如文徵明在写

给拙政园主人王献臣的信中表示,对方送的大量礼物不容推却,只得强颜登领,但“佳币

(下转4版) ➡

➡ (上接2版)

请教。后人将其装裱在一处,也许是因为这两件都是小楷书,而且内容都有些香艳。祝允明被誉为明代书家第一,不仅有强烈的个人风格,而且临仿各家各体,都有乱真之能。这件作品虽然写的都是小楷,但一学锺繇,一学王献之玉版十三行,一古雅幽道,一风神骀荡,恰如燕瘦环肥,各擅胜场。

蔡羽家中牡丹盛开,邀请弟子王守王宠兄弟以此为题赋

诗,明日会面交相唱和。王守兄弟跟随蔡羽学《易》,而蔡氏洒脱萧散的书法风格也对两人产生了影响。

书画家与人往来交际,写书作画自然无可避免,这既是风雅的往还,也是无奈的雅债。

沈周为一位仪部官员作画一张,并且还在十二个题目中选择一个作诗,这样的一画一题是很常见的形式。

文徵明在世时就声名隆重,尤其晚年求画者络绎不绝,文徵明与沈周一样性格温厚,

大多时候都如人所愿。朱察卿请文徵明为其祖父写一篇墓志,为显尊重,墓文必须用楷书书写,在致朱察卿的书札里,文徵明表示自己因病拖延了很久,而且年老难以写楷书,然而最后还是勉强应命完成,感到十分惭愧。这虽然是常见的自谦之辞,却也是盛名之下的文徵明由衷的心声。另一通文徵明写给一位妹丈的书札里,他提及自己的某个兄弟要求他画几把扇子,他应命画予他,虽然画得不太好,但都是亲笔所作。

显然,文徵明在世的时候就有伪作或代笔,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不在少数,以至于他要对人作特别的说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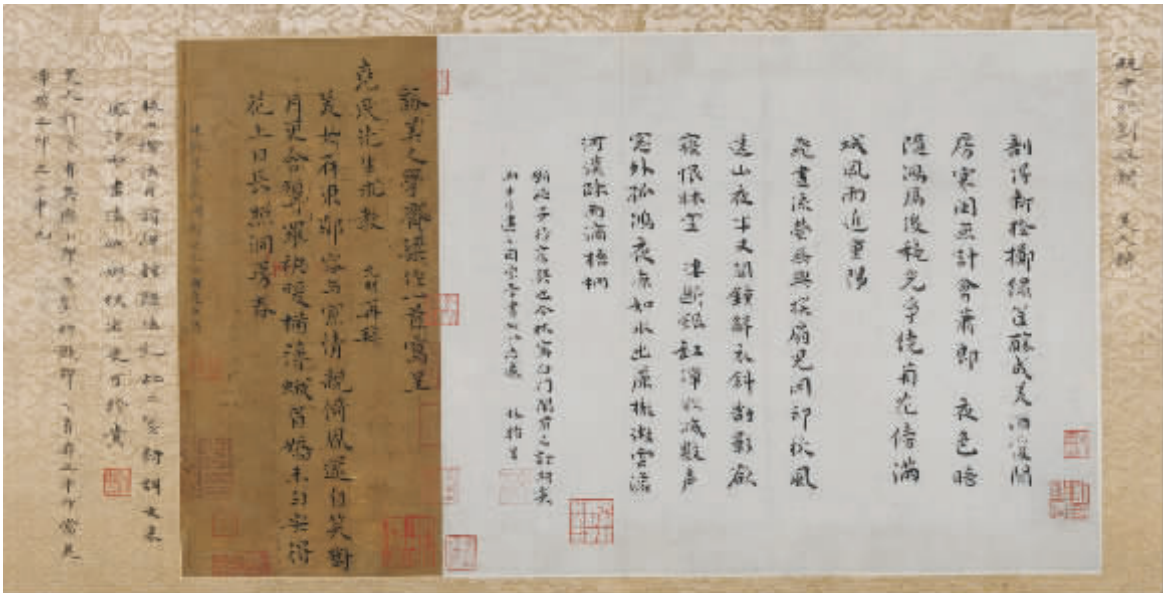
少时曾经侍奉过文徵明的黄姬水,鉴定前辈师长的作品自然令人信服,他的一通书札显然是给某位友人的回信,信告诉他文徵明、谢时臣的画都是假的,陈淳的画是真迹,虽是真的,但想来不是精品,因此价格只在分数,不能太高。这是既鉴定了真伪,又估算了价格,可见当时的书画交易已颇为成熟。

作为文徵明的长子,文彭堪称全才,他善书能画,长于治印,尤其精于赏鉴。他写致好友钱穀的一通书札,太半在品评近来友朋间得到的书画古玩。其中有曾经宋内府收藏铃印的五代巨然的《江山晚景》小横卷;有经过赵孟頫、柯九思、冯子振、虞集、柳贯等名家累累题跋的宋郭熙的高头大卷,都是真迹无疑。而有一卷《西园雅集图》,画得古意盎然又很雅致,虽然不是李公麟的真迹,也是宋人的手笔。文氏自家不乏收藏,交游所及又多江南收藏大家,既传家学,见闻又广,眼力品味自属上乘。

除此之外,陆治受托点染扇面,钱穀要替别人润色画稿,唐寅向官员推荐善刻碑匾的友人,王穀祥汇集了名家的书画作为擢升的贺礼,俞允文请人鉴定拓本……林林总总,点点滴滴,虽然只是片缣寸纸,却能使今人窥见当时的翰墨往还是何等的稠密频繁。

尺牍形制虽小,所包含的内容却广大而庞杂,其书法虽随意,所展现的风貌却活泼而多样,正是艺术史研究的一座丰厚宝藏。

(作者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研究员)



祝允明
刘姬词及致
朱凯札